

上 邪

“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。”

出自《汉铙歌十八曲》

—

凶杀案的破案率很高，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罢了。罗丝丝对面的男人说。

坐在罗丝丝对面的男人是警察，不喜欢穿制服的巡警。罗丝丝看着这个男人，以一种几近痴迷的目光，以一种很容易让男人产生一些想法的目光。事实上，今天，罗丝丝很渴望她的目光能达到这种效果。

罗丝丝的眼睛是她脸部最漂亮的一部分。人家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，罗丝丝就沾了这个窗子的光，因此，很多人都说她长得靓而媚。

罗丝丝跟巡警陈克思认识有半年啦，现在是夏天，认识的时候是冬天，是一个冬天的晚上。

认识有半年了，时间不算长，当然也不算短，作为男人和女人来说，足够了。不是吗？罗丝丝心里这样想。

先说说那个被罗丝丝叫做神奇的晚上吧，因为，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得是够神奇的。

那个晚上，天飘着雪，还不到夜里九点，西部酒吧的特别激

情节目还没出演，罗丝丝和女伴丽丽从卓展商场出来，心情很好，她刚刚买了一件逸飞牌粉红色内衣，花掉了三百八十元。一件不到二尺长的布头花掉三百八十元，对丽丽来说是高消费。丽丽说：这太高消费啦。罗丝丝因此感觉很好，浑身热乎乎的，脑袋也热乎乎的。走过西部酒吧时，罗丝丝的女伴丽丽随口说，我听说西部酒吧很黄色呀，净是脱衣舞，脱，脱，脱，一直脱到一丝不挂。

罗丝丝用力踏了一下脚下的雪，甩甩短发，说，别瞎扯了，就这天，还脱衣舞？丽丽说，真的，不信，咱们进去看看。罗丝丝说，看看就看看，有脱衣舞你请客，没有脱衣舞，我请客，怎么样？然后，她们就走了进去。

其实，并不是所有都市里的女孩子都去酒吧泡日子，在此之前，罗丝丝就从来没进过酒吧，她不能喝酒，一喝酒脸就通红，身上就起小红点子。用罗丝丝自己的话说：我酒精过敏，神经亢奋。

罗丝丝与丽丽刚刚找了个角落坐下来，眼睛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看看酒吧里各色暗淡的脸，几个流氓就恣事了。争吵之声起初还在小范围听得到。罗丝丝对丽丽说，这哪里是黄色，这分明是黑色。罗丝丝的女伴丽丽说：小点声儿，流氓与流氓之间打架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罗丝丝的女伴丽丽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儿童服装专柜，生意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差，但是，世面见得自然比罗丝丝多，罗丝丝就闭了嘴，跟丽丽做了个鬼脸。

争吵声突然间就爆发了，连个甚嚣尘上的过程都省略得一干二净。有几个粗壮的中年老外向门边移动，手上的黄毛闪着金光，罗丝丝眼睛注意着那些金光，没在意争吵来自何处。罗丝丝把手里一杯大扎啤推给丽丽说：我可喝不了这么一大杯，吓着我啦。接着，罗丝丝真的被吓着了。黑暗里，扎啤杯子如炮弹一样直飞过来，砸向角落里的罗丝丝，罗丝丝的脑袋立时鲜血直流。

罗丝丝捂着流血的额角说：神奇！这也太绝版了吧？

大约三两分钟的时间，巡警就来了。高大的巡警三下两下把几个流氓按倒在地，动作之迅速，简直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来形容。因此，罗丝丝冲着那个巡警忙碌的背影惊叹：神奇！太绝版了。

罗丝丝踏着雪跟巡警去做笔录。在巡警办公室，罗丝丝嚷着跟丽丽说是黄色还是黑色，这个西部酒吧？巡警被逗笑了，说，你还有心思讲颜色？先录一下笔录。

然后，就录笔录，然后，罗丝丝跟这个叫陈克思的巡警认识了。

严格地说，罗丝丝与这个男人只是普通朋友，普通到什么程度呢？起初只是偶尔在街上遇到说说话，后来就相约到酒吧来喝喝酒，酒后，自己回自己家，这个男人都没有送过她。

罗丝丝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可心工作。如今可心的工作不好找，更何况罗丝丝读的不是名牌大学，又是读语言文学系。语言文学系，说穿了，在这个社会上没什么大用，基本上可有可无，因此，罗丝丝就在城里游荡着，罗丝丝跟她的同学解释自己的处境时说，我是城市游鱼，彩色的，姹紫嫣红的，绝版的，神奇的。

罗丝丝常爱说两个词，表示非同一般，一个词是神奇，一个词是绝版。这也是她读语言文学系四年之后，最突出的，最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语言了。

罗丝丝的父亲是生意人，家里并不缺钱，罗丝丝能考上大学，就是给她老爸长脸了。所以，罗丝丝父亲跟罗丝丝说：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，我养得起，你的任务就是给我找一个好女婿。罗丝丝跟她又矮又胖又黑的老爸说：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好啦，我一定给你找一个绝版的。

不过，罗丝丝在这件事情上基本没有什么想法，也不想那么早就找一个固定的男朋友，她还没玩够呢，结婚更是不知道哪辈子的事，她想都没想过。凡是读过文学系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想有

一天成为作家，罗丝丝也不例外。她喜欢写诗，也写散文，都是浪漫的，悬在天上的句子，因此，发表的并不多。不过，罗丝丝总是喜欢写，希望有一天，一举成名。罗丝丝曾经的一个男友告诉罗丝丝，功夫在文外，那个男友是在读文学博士，罗丝丝把这位文学博士的名言留在了脑子里，却一脚把这个文学博士踹了。

罗丝丝总是找不到她心里的那个绝版而神奇的男人。

时间有的是，罗丝丝不急，因而，罗丝丝活得自由自在，甚至还有点兴高采烈。谁让衣食无忧的感觉这样好呢！

罗丝丝跟巡警陈克思接着喝酒，陈克思眼睛盯在杯子上，好像并没有注意罗丝丝灼灼的目光。罗丝丝挑起了一个话头，接着讲述那个凶杀案的事。

罗丝丝说：我们学校不是有个东湖吗？就在那个湖的边上，发现了一具女尸，是我们学校院里快乐餐厅的女老板。听说她跟我们学校的后勤处长关系不一般。她老公扬言要把那个处长碎尸万段，谁能想到，那个女老板死了，她老公和那个后勤处长还好好活着呢。你说，能是谁杀了那个女老板？

陈克思说：这可不好说，没有抓到罪犯之前，任何人都是嫌疑人。

罗丝丝扬起脸哈哈大笑，说：别瞎说了，那你看我也是？

陈克思说：说不定。

陈克思眼里藏着坚毅的光，在暗淡的酒吧才有的灯光之下，在他那张黑棕色的脸上，那目光让罗丝丝心动不已。

罗丝丝突然说：你把我抓起来吧。然后，把一只白胖的小手放进陈克思的手里。

当罗丝丝的手非常妥贴地放在陈克思的手里之后，罗丝丝明媚地笑着问道：你为什么愿意跟我一起来喝酒？

陈克思说：你说呢？

罗丝丝探过身体，把脸贴到陈克思脸上，说：我不说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陈克思的手机响了。

陈克思脸色有些阴沉，他扔下罗丝丝的手，起身走到一边去接电话。

陈克思的老婆柳小痣粗糙地大着嗓门对陈克思嚷道：老陈，今晚上，你就别回家了。我妈又把那个老头子领来了，家里睡不下。

那我上哪儿去？

随便，随便，你随便吧，你爱睡哪儿就睡哪儿吧，好啦，就这样吧。

接着，陈克思听到了哗哗洗麻将牌的声音。

陈克思气愤地把手机关掉，再回到罗丝丝面前时，陈克思脸上的眉眼更加阴沉。

罗丝丝依然明媚地笑着，好像任何事对她的情绪都没有影响，快乐得没有道理。

陈克思真有一些羡慕罗丝丝。

罗丝丝自我解释道：千好万好，不如心情好。

陈克思他能心情好吗？不要说二十年当巡警不见有升迁的迹象，就是他老婆柳小痣都让他的心情好不起来。

陈克思的晚上差不多都是在大街上走着的，他可以坐车巡逻，可是，他不愿意，坐在车里，他觉得闷，心里闷，提不起精神，不如在街上走。陈克思用脚丈量着他的管区，所以，每年，他都能被评为先进。证书不少，但是，只是证书，没别的。有人劝他，你没路子，就只能得个证书。铺垫得也够多了，换一句话说，这叫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，可是，这么多年了，这个东风就是不来。陈克思心里很不平衡，他带出来的人都做了他的领导，他怎么能平衡呢？在家里，他跟柳小痣谈起来，柳小痣跟听不见一样。柳小痣关心一件事，那就是赚钱，柳小痣开诚不恭地对陈克思说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有钱就有一切的时代。

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，柳小痣在工作之余做过多种项目的生意，她批发过水果，倒腾过香包，现在转收废品了。家里家

外，让柳小痣弄得不像个家，像废品仓库。更让陈克思不能忍受的是，柳小痣的母亲还常常带人到他的家里来打麻将，有时还带着一个老头儿来留宿。

房间小，住不下，家里来了人，柳小痣就让他自己找地方住去。有时候，陈克思想，这日子过不过真他妈的没什么意思。

可是，日子还是往前走，只是走得没有一点颜色。

认识了罗丝丝，陈克思心情才偶有一些不一样。是怎样个不一样呢？陈克思也不知道，反正，晚上能不能回家去住对于他来说有些无所谓了。巡逻的时候或是下了班的路上，他心里都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渴望，因为，说不定，罗丝丝就会从哪一处角落里轻快地跳出来，一下子就站到他面前，脸上幸福地笑着，这种极具感染力的笑能让他脸上肌肉松弛，脑子兴奋。

所以，陈克思偶尔愿意到这个酒吧来坐一坐，有时半个小时，有时二三个小时；有时是一个人，有时是和罗丝丝。

酒吧的老板陈克思认识，陈克思有时候自己来喝酒，酒吧的老板就偷偷问：那个小丫头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

做巡警的，管区里的地痞无赖认识，大款小款也认识。地痞无赖见了陈克思躲着走；大款小款见了陈克思老远就迎上来。这些有钱人时不时找陈克思喝喝酒套套近乎。有钱人活得自在，没人管，自己是自己的领导，说话放得开，做事更放得开，每次找陈克思喝酒都带个年轻漂亮的小姐，而且每次都是新面孔。混得熟了，他们就说给陈克思找个小小姐陪陪，陈克思不要，他们就说陈克思眼界高，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。一次，一个喝醉酒的大款说陈克思：哥们装个屁，男人都一样，你们局谁谁谁不也找小姐，怎么样啦，一点事没有。男人不采花那是身上的东西是豆腐渣，不好使。

陈克思连着喝了两杯大扎啤，有些兴奋，他不再沉默寡言，他甚至掏出了手枪给罗丝丝欣赏。他把手枪掂了掂，然后做了一个警匪片里警察玩枪的动作。手枪在陈克思粗大的手指间被玩得

溜溜转，如玩魔术。陈克思收枪的时候，一不小心，手枪掉到了地上，引得罗丝丝一声爆笑。

罗丝丝说你看看我的手艺，然后她从背包里拿出一只圆珠笔来，她把圆珠笔在两个手指间玩得溜溜转。陈克思上学的时候还没有时兴这样玩笔，所以，当然那只被罗丝丝玩得溜溜转的圆珠笔到了陈克思的手里，一点也转不起来，很笨。罗丝丝看着那双玩笔的大手又笑了起来。

陈克思说：我是玩枪的，玩了快二十年了。

罗丝丝说：你要一辈子玩下去吗？

陈克思说：那当然了，我喜欢枪。

罗丝丝说：绝版，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，有男人味。

陈克思被罗丝丝表扬得又喝了二大杯扎啤，他晕了。

罗丝丝打了一辆出租车，把酒醉的陈克思弄到她老爸给她准备结婚用的房子里去。

壁灯打开了，如酒吧里的灯，放着茶水一样的淡黄色的微光。谁也不能否认环境的作用，陈克思一进了空无一人，还有着粉红色窗帘的这间屋子后，他的神经都集中到了一个地方，他无比兴奋。

陈克思醒了之后，慌忙从床上爬起来，慌忙穿衣服。穿裤子时，腿怎么也伸不进裤腿里，在陈克思的生命里，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手忙脚乱过。

陈克思说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。

罗丝丝笑盈盈地说：解释什么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，我又没有非你不嫁，两情相悦还是事吗？

陈克思出门时，罗丝丝倚着门说：我有一个大举措，绝版的，神奇的。

陈克思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二

罗丝丝在她父亲生日这天跟她的父母说了一件大事。罗丝丝站在她父亲面前，说，爸，我有一件事请示你老人家。罗丝丝的老爸把手里的茶杯放到茶几上，眼睛盯着电视里的足球赛，随口说：你能有什么大事，不就是要钱吗？说，多少？

罗丝丝倚着她老爸坐下来，笑着说：还真让你老人家给说着了，你女儿我现在缺钱，一串大数字。

罗丝丝的母亲坐到沙发上，眼睛在罗丝丝的脸上扫来扫去。

罗丝丝跟她母亲说：老妈，我脸上有灰土啊？你扫什么扫。

罗丝丝的父亲拿出钱包。

罗丝丝说：钱是第二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，我现在有男朋友了，我准备时机成熟了，就结婚。

罗丝丝的二老立刻坐直了身子。罗丝丝忙解释道：你们别紧张，他是一个好人，当警察的，是一个定会大有作为的好男人。

罗丝丝的父亲把手中的烟掐死到烟灰缸里，半天没说话。罗丝丝的母亲说：一个当警察的，能有什么作为？我不同意。

罗丝丝的父亲问：你们相处多长时间啦？

罗丝丝不耐烦地说：说不上有多长时间，反正很长时间了。

见父母都沉着脸，罗丝丝站起身，她低声说：你们不同意，那我就离家出走。你们要是不同意我离家出走，我现在就死在你们面前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跟他早就住在一起了，我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说着，罗丝丝就从身后抓起吧台上的一把水果刀，向自己的肚子比划了一下。

罗丝丝的父亲一把抢过水果刀，用力扔到地板上，水果刀亮晶晶的在红枣木的地板上尽情跳舞。罗丝丝的父亲直腰骂道：你疯了，他有什么好，值得你为他死。

从此，罗丝丝被软禁，在此期间，罗丝丝给陈克思写信，情

真意切，每一封信她都贴在她的房间里，直到罗丝丝的房间贴满半墙飘飘飞动的稿纸，她父母想放弃了。

罗丝丝的父亲走进罗丝丝的房间作放弃前的最后努力，他看着半墙壁的情书说：可惜，你把自己糟踏成这样，他连个电话都没打呀。

罗丝丝想想说：好吧，我答应跟他分手，但是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得找你的朋友想办法让他做官，他是做领袖的材料。

罗丝丝的父亲没有说话，他转身走出女儿房间，回到自己房间闭门坐了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后，他把罗丝丝叫到客厅里，当着罗丝丝的面给他的老朋友某局长打了一个电话。

罗丝丝的母亲对此很不满意。罗丝丝的父亲说：你懂几个问题，以后有事用得着。罗丝丝的母亲说：还用得着他办？罗丝丝的父亲说：要不我说你头脑简单呢，小事找小人物办，大事找大人物办。

领导把陈克思叫到办公室时，正是九点，外面飘着雨，陈克思是带着雨点进来的。领导说：有一个决定，先给你通一下气，准备给你压担子啦。

压担子的意思谁都明白，就是提拔的代名词。陈克思激动得脸有些紫红，想不到的事，太突然了。因此，他甚至有些紧张，连声说谢谢。领导面无表情，说，别谢我，是你工作突出。接着领导意味深长地看着陈克思的眼睛说，真想不到，你还有这样的能量啊。

陈克思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他有什么能量啊？心想，有能量，我至于混到现在才有今天吗？

陈克思就这样做了官，是副处级的干部。任命下来那天，陈克思很高兴，他提前回家，本来想进门就把这个喜讯告诉妻子柳小痣，但是，走到楼前，那个喜讯飞离了陈克思的脑袋。柳小痣正在门外蓬头垢面地收拾废品，陈克思走过她身边时，她根本没有注意到陈克思。陈克思站在柳小痣身后说：你还有完没完？我

早都不让你干这些事了，你还是干，你哪来的这个毛病？

柳小痣抬起头，油乎乎的汗脸上最突出的是眉心间的红痣。当年这颗让陈克思动心的红痣，如今如一块无端飞落到柳小痣脸上的干血点子，让陈克思不想多看一眼。柳小痣说：你皱什么眉头？我不想有这个毛病，谁不想闲着什么也不干呢？算啦算啦，我懒得跟你说。

吃过晚饭，陈克思还是忍不住，就把提升这件事说了出来。柳小痣说：多大个事呀，副处，就是正处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你知道我单位的同志怎么说处级干部？人家管处级干部叫处级驴。

柳小痣破坏了陈克思所有的好情绪，从进家门开始，直到处级驴这个词从柳小痣的嘴里吐出来。陈克思恨恨地说：那你想怎么样？

柳小痣说什么怎么样？我没想怎么样啊！

两人再也无话，晚上，都躺到了床上，陈克思企图把胳膊放到柳小痣的头下。柳小痣说：别碰我，都累了一天了，腰酸腿疼，我现在就想睡觉。陈克思要发脾气，他没有理由不发脾气，他都想不起来有多长时间没干床上的事啦。柳小痣施舍一般说：好吧，好吧，就这一次。就起身脱内衣。

门房就在这时被钥匙弄得哗啦啦响，陈克思和柳小痣都怔在那里。柳小痣一边往身上重新套内衣，一边哆嗦着说：谁呀，这是谁呀？这么晚了，谁有咱们家的钥匙？

陈克思迅速跳到床下，一步冲进客厅。柳小痣的母亲推开房门先进来了，后面跟个红虾一样的胖老头。陈克思拧着浓眉冲着卧室反问柳小痣：你说，是谁？

胖老头神情紧张地站在客厅中央，柳小痣母亲把胖老头拉到沙发前说：坐下，坐下，坐下吧。我就不信，她还敢找到这里来？

柳小痣的母亲对站在她面前的柳小痣说：去，去拿个西瓜出来，上午我买的，就放在冰箱里。

接着她说：今晚我们就住客厅，你们去睡你们的，不用管我们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由不得陈克思和柳小痣不管啦。

柳小痣母亲的话音刚刚落下，陈克思刚刚回到卧室。楼道里便传来一阵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，紧接着就是砸门声。柳小痣的儿子陈拉拉穿着背心短裤从房间里跑出来，大叫：干什么，干什么?! 还让不让人睡觉，明天我还有考试呢，砸什么砸！他嚷着，一把拉开了门。

在一个白发老太太的带领之下，有三四个人一下子涌进来，房门后，陈克思挂着的警服噗啦一声掉到了地板上，一些脚从警服上踏过去，一直冲到柳小痣母亲面前。一个看上去是白发老太太儿子的男人抓住柳小痣的母亲，吼道：你把我爸给骗哪儿去了，今天你不把人交出来，我就要了你的老命。

屋子一片混乱，来人吵嚷着怒骂着闯进了所有房间，陈拉拉跟闯进他房间的人动手打了起来，直到陈克思拔出手枪那些人才罢手，才大骂着威胁着离开。

柳小痣的母亲始终站在床前不动，两只胳膊盘在胸前，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样子。等到楼道里没有声音了，柳小痣母亲这才弯腰下去，把胖老头从床底下拉出来。她对那老头说：你别怕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女婿是警察，我女婿有枪。毛主席都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你看，怎么样？他们不是被吓跑了嘛。

陈克思一转身摔上门走了，门后的挂历摇几摇掉了下来，正好砸在柳小痣的头上。

柳小痣给陈克思打手机，她希望陈克思能回家。陈克思在马路上停下来，一看是家里的电话马上把手机给关了。他此时的气愤到了顶点，几乎是忍无可忍。自从结婚，柳小痣的母亲就成了他的黑色星期五，在他的家里经常出现不说，还霸道地指手划脚，什么事她都管，就连陈拉拉在班里座位排到了后面，她也去找老师吵架。她还到处给人许愿说陈克思什么事都能办。有一

次，一个强奸嫌疑人的母亲找到陈克思，要给儿子改户口，以便减轻处罚。陈克思说我办不了，这是违法的，再说我是巡警，管不了户口的事。那个人说你家老太太说你就快升局长了，什么事都能办。陈克思当着那个妇女的面打电话问柳小痣的母亲。柳小痣的母亲在电话里大声说：我就那么一说，谁知道这个二百五就当真呢，轰走她，一分钱不给还想办事。告诉她，不是不能办，是不给她办。

柳小痣的母亲，自从老伴死了之后，就在自己家里呆不住了，总想通过各种渠道找个老头儿，找到这个红虾般的老头儿已经记不清是第多少个了。按理说，陈克思没有理由干预丈母娘找老伴，但是，丈母娘总是把准老伴弄到他家里来住，他就受不了啦。有时候，陈克思下班到了家，一看柳小痣的母亲不在，心里就如开了一扇窗子，亮了许多，然而，接下来就是提心吊胆，那就是柳小痣的母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推门进来了，后面会跟着一个准老伴。特别是晚上他跟柳小痣睡觉时，总是安不下心，弄得他常常半途而废，心烦气躁肚子疼。他跟柳小痣说能不能少让你妈来几次？柳小痣立刻明确答复他，且说得头头是道还自命不凡，这一点，像足了她的母亲。柳小痣一边卖力地忙着家务一边说：不可能。我是我妈生的，没有我妈就没有我，容不下我妈就是容不下我，你跟你的同志说说，不许我妈进家门对不对，量你也说不出口。陈克思骂道：闭上你的臭嘴，惹不起，我躲得起，这个家以后我就不回来啦。这样一说，柳小痣马上发软功，柳小痣的软功就是放下手里的活儿哭天抹泪，而且，她还带上陈拉拉一起向陈克思发难。陈拉拉是柳小痣最忠实的捍卫者，只要父母一吵嘴，陈拉拉先是不说话，等他母亲一哭，他马上站到母亲一边高声质问陈克思：你想干什么？你有本事到单位使去，别在家里跟一个女人逞威风。

三

大约是陈克思任职两个月以后，下午三点钟的时候，太阳还明亮地照着，天干热，陈克思坐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里感觉不到外面的天热。他刚刚给下级开完会，他正为他的发言而满意。他坚信自己的领导才能，他甚至想，明年或者是后年，他就会在领导岗位上走得更远。政治生命给了陈克思许多乐趣，换一句话说，政治生命正在陈克思的面前展开了一幅美丽的远景，由不得他不兴奋。

没有人跟陈克思提过他是怎么坐到领导这个位子上的，上级和下级对此都讳莫如深，陈克思被蒙在鼓里幸福着。

罗丝丝嘻笑着出现在陈克思的面前，她说：嗨！陈处长，你不认识我啦？他们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陈克思现在很忙，又是天天坐办公室，即使晚上不回家去住，他也不去酒吧消磨时间了。

所以，陈克思一见了罗丝丝马上有点激动，他问：好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，你跑哪儿去啦？那表情里有掩饰不住的亲切和关注。

罗丝丝还是那样阳光一样地笑着，明亮的笑，照亮了陈克思的眼睛和心灵。有那么一刻，陈克思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：这阳光女孩为什么会晚生二十年，如果不是，我一定和她在一起，永世不分开。

罗丝丝穿了一件黑色短款坎袖T恤，紧身七分彩裤，彩裤上有大朵大朵向阳花竞相绽放，跟向阳花颜色一致的，是脚上的橙色旅游鞋和斜背着的一只橙色布挎包。只要罗丝丝稍稍有一点动作，便有一片细腻的白光在腰间闪烁，便有一片大胆黄色在她身上灿烂。

陈克思眼前的罗丝丝，时尚中带着不羁和挥洒不尽的青春。

罗丝丝见陈克思有一些愣神，便笑着说：你发什么愣啊，今天，我来找你是有点小事。

陈克思说：说吧，能办到的，我一定尽力。

罗丝丝说：你一个电话，保证解决问题。你手下的人把我老爸的洗浴中心给封了，还要罚款，你给说说，款可以罚，少点；洗浴中心可以封，少封几天。

陈克思说：好吧，我看看。

罗丝丝说：你还看什么呀，打个电话吧。罗丝丝说着伸出手，把陈克思办公桌上的电话递到陈克思手上。

陈克思把电话放回去。罗丝丝开心地笑道：好吧，我等你消息。

送罗丝丝出门时，陈克思在楼道里遇上了一个正办这个案子的下属，就顺口问了几句洗浴中心的情况。第二天那个洗浴中心就开张营业了，款也是象征性地罚了一小部分。为此，罗丝丝一定要送给陈克思两万元表示感谢。

在陈克思的车里，陈克思又一次把钱推到罗丝丝的怀里说：还用得着这样吗？说话时眼睛里的意思很复杂。

罗丝丝说：当然用得着了，我跟你的感情是感情的事。这不是我的钱，是我老爸的，不要白不要，就当是你替我收了，没钱了，我到你这里来拿。这样最好，免得我跟他要钱那么费事。

罗丝丝把信封塞到车座下，搂住陈克思的脖子撒娇道：想没想我，我让你说出来，要不，我就不放手。

陈克思说：想，好了吧，别闹了，让人看见。

罗丝丝说：我会考虑你的公众形象的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，傻瓜。

陈克思想了想说：想去哪里？我送你。

罗丝丝说：现在，我想出去吃饭，我们找个地方共进晚餐，怎么样？你说话呀。你的话，就是我的命令啊。罗丝丝说最后一句话时，夸张地作出崇拜的样子。

陈克思马上就想到了那个晚上，心中无端地涌起一股热流，他把手放到罗丝丝的头上，亲切地抚摸了一下，他说：就做我的妹妹吧，这样，也许对你更好。

罗丝丝说：好吧，我下车。但是，罗丝丝没有下车，她只是说说。她倚在陈克思的怀里，自语道：我多想这条路没有尽头，一直一直走下去，直到你和我一起变老。

陈克思说：好吧，我们一起去吃饭，我请客。

罗丝丝说：我改主意了，咱们回家吃饭去，我给你露两手。

陈克思从罗丝丝的房里出来时，是傍晚了，灰色的天空似乎往下沉着，雨的重量都挤在那一片灰色里。陈克思又一次觉得自己犯了一次错误，并且，心情沉重地想，这样的错误，以后不能重复了。陈克思回头去看富豪家居五楼的窗子，罗丝丝正伸出头来向他挥手。

一周后的一个傍晚，罗丝丝一个电话让陈克思又迈进了罗丝丝的房子。

吃饭时，罗丝丝突然说：我都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还不离婚？你难道让我这样等你一辈子不成？

陈克思说：最初你不是说过……

罗丝丝马上接着说：说过什么？开玩笑吧你？都到了这种程度，我说过什么都不算数啦。我想好啦，你不跟你老婆谈，我去谈，我把发生的事都告诉她，看她还不离婚？

陈克思说：你什么意思？

罗丝丝马上微笑着搂住陈克思的脖子，请陈克思原谅她。

这次，陈克思真的想悬崖勒马了，他觉得脚下的路越来越不那么踏实了。

此后，陈克思淡着罗丝丝，拿各种理由推着不跟罗丝丝见面。

罗丝丝的电话经常打进陈克思的手机。有时，在下班的路上，罗丝丝还会一下子就跳到陈克思的面前，有一些像不期而遇

的样子。每当这时，陈克思的所有决心立刻土崩瓦解，心尖上漫过温柔，那是一种懈怠了所有坚硬的温柔。

四

人的生命中总是会被一些预感所困扰，不管是真是假，都当真。柳小痣一身大汗从梦中惊醒，她把刚刚做过的梦睁着眼睛又重温了一遍，她确信这个有色彩的梦是暗示，是预感，接着，她被自己的认定吓坏了。

有了这种想法垫底，柳小痣问陈克思话时，语调强硬，脸色严肃，就像上足了档又失控了的跑车，意思不明地横冲直闯。

她在深夜里推了陈克思一把，她语意不明地说：我知道了，这次，我可是知道了，你说，她到底是谁？陈克思翻身背过脸去说：半夜三更，你神经病是不是？柳小痣腾地坐起身说，你怎么越来越不愿意回家啦？陈克思彻底醒了，就没好气地说：这哪里是我的家？这是你的家，你的娘家。柳小痣说：这不是理由，原来我妈也常来，你不是也回家？陈克思说：那你想听什么，你不是就是想听我说我在外面有人啦？有，你满意了吧？柳小痣道：你承认了我还不信了，谁跟你呀？要钱没钱，要势没势，哪有那么贱的女人。陈克思立刻顶了柳小痣一句：你愿意信不信。

早上吃早餐时，柳小痣又说：我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都是为了这个家。陈克思低头吃饭不搭话。

柳小痣舍不得花钱打扮自己，化妆品只是起个润肤作用，衣服也只是起个遮羞作用。在陈克思看来，柳小痣是愿意把自己弄成灾难深重的样子。陈拉拉接过他母亲的话说：我妈就知道给家里挣钱，一点也舍不得花，她给自己买东西有两大特点：一是直奔减价柜台，一是直奔中老年柜台。柳小痣说：都快是老太婆了，穿什么都一样，我穿得再好给谁看呢？我要攒钱给儿子出国

留学用呢。陈克思脸上没有表情，准确地说，还有一些反感的反应。他特别讨厌柳小痣在他面前拉拢儿子感情。有一次，儿子跟同学打了架，陈克思批评了陈拉拉几句，陈拉拉瞪着眼睛跟陈克思顶嘴，陈克思就随手抓起拖鞋去打陈拉拉，柳小痣马上冲上去跟陈克思大喊大叫，还跟陈克思拉拉扯扯。结果是柳小痣、陈拉拉母子相对陈克思，陈克思只有调头摔门而去的份了。类似的事常常发生，今天也不例外。陈拉拉眼睛盯着陈克思的脸，见陈克思面无表情，三口两口吃了碗里的饭，起身离开，但是，眼睛却是直截了当的愤怒。

晚上柳小痣做了一个梦，她梦见陈克思怀里抱着一个女人。类似内容的梦，柳小痣不是做过一次了，但是，这一次很不一样，她清楚地梦里看见了颜色，陈克思怀里的女人穿着粉红色的睡衣。她记得谁说过，有颜色的梦最准。

柳小痣见陈克思面无表情就问道：你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外面真有了女人。陈克思正穿外衣，他说：问你妈去。

柳小痣在陈克思走出房门后提高嗓门骂了一句：放屁，滚远点，没你我也一样活得好好的。

话虽然这样说，但是，柳小痣心里堵得喘不过气，她进陈拉拉的房间跟儿子诉苦，语言颠三倒四，说来说去，由最初的怀疑变成了肯定。问陈拉拉，你爸爸外面有了女人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陈拉拉恨恨地截住他母亲的罗嗦，说：他敢？他敢？15岁的陈拉拉以一个男子汉的姿态挺胸昂头，他站直了身子向他母亲保证：他敢，我就杀了那个女的。

当天晚上陈克思没有回家，陈拉拉给陈克思打电话，陈克思跟陈拉拉说他要到昆明出差，十天半月回不来。

柳小痣听了陈拉拉的汇报就给陈克思的领导打电话问情况，陈克思的领导说：是，派他到昆明去开会。

柳小痣这才放了心。

但是，柳小痣知道，她要想彻底放心，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